革命者的妻子们

作者：Yosepha Even Shoshan 和 Dalia Shimko
对话：Dalia Shimko
翻译：Jftach Jephthah Ophir

人物：

玛莎 佛洛依德
西格蒙 佛洛依德
燕妮 冯 威斯特法伦 马克思
卡尔 马克思
克桑蒂贝
苏格拉底

所有权归Yosepha Even Shoshan 和Dalia Shimko所有

第一场： 当天 - 万神殿

加长的桌子，苏格拉底在中间正襟危坐。他的右侧是佛洛依德，他的左侧是马克思。克桑蒂贝正在帮他们乘吃的和倒酒，摆盘子。她一直很安静，只是偶尔闷闷不乐的沮丧一下，愤怒和痛苦的蔑视。

苏格拉底： 现在我提议为自由干杯。

众人： 为自由……

苏格拉底： 等一下……到底什么是“自由”?

大家陷入沉思

西格蒙德： 我认为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梦境里。只有在梦里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被压抑的愤怒，冲动和隐秘的欲望。

玛莎： 别忘了我们的错觉，西格。

西格蒙德： 是啊，当然了，玛莎，错觉和白日梦都有。

玛莎： 这一点你在1905年写的书里有。

西格蒙德： 确实如此。因此—为了我们梦境中的自由干杯。

西格蒙德和玛莎 为了梦境中的自由。

苏格拉底： 那么为了梦境，那首先得……睡着了, 是么?

西格蒙德： 显而易见，苏格拉底先生。

苏格拉底： 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推断，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熟睡的人。

大家都笑了。

西格蒙德：　那不是我的全部观点……

玛莎：　这汤太美味了，亲爱的，你在汤里加了什么？大蒜？

卡尔：　一个睡着了的人不看，不听，不闻也不会感觉，而且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他是一个被奴役的人。“教授”是否提议为永久奴役中的自由干杯？我相信真正的自由存在于采取行动的自由。

苏格拉底：　你确定么，马克思先生？真正的自由是行动的自由？

卡尔：　毫无疑问！一个自由的人会对试图控制和决定自己命运的力量采取行动的人。

西格蒙德：　我完全同意，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和过去的记忆作斗争的时候意识得到他的潜意识和理性意识之间的挣扎…..

卡尔：　我没说想象的斗争，佛洛依德教授，我说的自由指的是必须要采取行动对抗市场力量的自由。

玛莎：　月桂叶！怎么我之前没有想到…..你放了月桂叶在汤里，是么亲爱的？

克桑蒂贝嘟囔着

西格蒙德：　苏格拉底，为什么你老婆这么不高兴？

苏格拉底：　女人的天性，别往心里去。卡尔，我的朋友，市场的力量是什么？

卡尔：　市场的力量是指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富人手中，这些雇主利用劳动力使他们的财富翻两三番。

西格蒙德：　我保证那些有钱的雇主同样缺乏自由。他们同样在理性和潜意识之间的恶性争斗中挣扎。

卡尔：　在工人阶级被永恒的抢面包的比赛奴役着的时候，这些富有的资本主义精英有时间也有钱使他们自己沉溺于“教授先生”的沙发里，专心地进行理性与潜意识的斗争。这是为什么我说真正的自由在于社会流动。

拿起他的酒杯，燕妮也拿起酒杯。

卡尔和燕妮：　为社会流动干杯！

燕妮：　（给克桑蒂贝她的酒杯）亲爱的，喝一杯。

克桑蒂贝看了看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给他了明显的“不行”的示意。

苏格拉底：　我能否问一下：什么是社会流动？

卡尔：　您很快就会赞美它，社会流动将摒除奴隶和主人的思想。

燕妮：　社会流动会让您太太在餐桌上平等地加入我们。

克桑蒂贝停下来再次看看苏格拉底。他再次无视她。

苏格拉底：　所以你说的是真正的自由是成为你所不是的角色。

卡尔：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可以有选择成为你想成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苏格拉底：　这样的话，真正的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

卡尔：　完全正确。

西格蒙德：　马克思先生我们终于达成一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神精病或者摆脱神精病。咱们为选择的自由干杯！

西格蒙德和卡尔，玛莎和燕妮举杯

苏格拉底：　一个小问题，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的选择范围么？

西格蒙德：　显然如此，苏格拉底先生。

苏格拉底：　那么，每个人都是道他是谁和他是什么？

西格蒙德：　前提是他意识到推动他的冲动和渴望。

苏格拉底：　但是一个人生来是奴隶，活着是奴隶，死的时候还是奴隶，他知道当主人的感觉么？

卡尔：　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自由从工人阶级的状态改变到更高的精英阶层。

苏格拉底：　那如果我们不细究这个原因，我们可能认同一个本质是奴隶的人不知道主人的本质是什么？

卡尔：　你怎么敢说有人生来本质就是奴隶？！走，燕妮，咱们在浪费时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工人们才相信他们的命运是预定的。

卡尔想离开，燕妮拦住了他。

西格蒙德：　但是我在这里是为了摧毁旧的方式，在废墟上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马克思先生，我有兴趣检验用这种被愚弄的强迫性毁灭作为手段来建设“乌托邦世界”的想法 从何而来。我非常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当然是免费的。

卡尔轻蔑地嘲笑。克桑蒂贝端上甜点。没人碰，这可救了玛莎。

苏格拉底：　卡尔，我的朋友，你希望消除社会的基础，你意识到这种毁灭将导致极大的不公么？

马克思：　如果不造成不公正，就不能修正不公正。

苏格拉底：　任由不公正的产生会让他蒙羞。

马克思：　受伤害的人有权反击。

苏格拉底：　如果我告诉你千万不能通过伤害罪犯来捍卫自己呢？

马克思：　那么我得说你和资产阶级一样自以为是。（只想西格蒙德）你们俩都是蠢货—

苏格拉底：　冷静，我的朋友，一个自由的人不是他怒气的奴隶。

马克思：　　如果愤怒像野马一样肆无忌惮怎么办？

苏格拉底：　　那马夫必须控制它。以我为例：我成功地控制自己，每天忍受我老婆的暴脾气。我很清楚如果我能忍受克桑蒂贝的刻薄与尖酸的举止，我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相处，例如—

克桑蒂贝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虐待，尖叫一声，同时掀起桌布，盘子，餐具和食物四散。

西格蒙德：　　耐人寻味。

所有角色随舞台移动，重置舞台，分成三个中心点：玛莎和西格蒙德的卧室，卡尔和燕妮公寓外的街道和苏格拉底的牢房。

第二场：燕妮和卡尔，伦敦 1864

燕妮站在她和卡尔的各种家用物品中间，在大街上散落着绑着的旧行李箱，碗，用绳子捆着的书架。卡尔进入中场，挥舞着一叠手稿。他穿着不应季的衣服，一件薄外套和酒帽子，但是看起来特别高兴。燕妮奔向他的怀抱。	
燕妮：	卡尔！！！！卡尔！！！！（拥抱他）
卡尔：	燕妮！噢，燕妮，我在图书馆度过多么美好的一天，缪斯女神忽然来访，她就在那—在我的头脑里。我们一直寻找的那句话，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这句话—必须被写在每本书的标题，每篇手稿的开头和每个纪念碑上，听这个，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试图表明的全部的简单事实，我想把这句话发电报给恩格斯，但是我身无分文，我需要你在晚饭后去趟邮局….. 他会非常开心……
燕妮：	卡尔…..
卡尔：	就想一下比教堂那句虚伪的"我们全都是兄弟"要好多少，那句话充斥着的自以为是的虚伪，我们跟那些吃着香肠、可怜的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忽然停下来注意到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散落在街道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所有的衣服和女孩儿的….都在马路上…..?
燕妮：	我们被赶出来了。
卡尔：	什么?
燕妮：	是的。来了两个人，房东和可怕的债主….说你已经好几个月没付房租了….他们威胁说要把所有东西从窗户扔出去….我翻了所有的抽屉到处找钱，但是什么都没找到，然后恳求他们让我收拾一下…..
卡尔：	你自己收拾了所有这些?
雷声贯穿全场	
燕妮：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箱子装满，然后把箱子一个个地拖出来。
卡尔：	书扔得到处都是，现在随时都会下雨，书该湿了，等一下…昨天我开始写生产资料被精英控制着…燕妮这部分手稿在哪，它们非常重要….(在书籍和纸张中疯狂地寻找）
燕妮：	这儿呢。（从口袋中拿出一些纸）
卡尔：	谢谢你亲爱的…(拥抱她）你都冻僵了….我得给那个腐败的房东一些建议，在寒冬把一家人赶到大街上？闺女们呢…?
燕妮：	我把她们放在教堂了。
卡尔：	你疯了么？把我们的女儿们抛弃在让人憎恨的机构?
燕妮：	牧师保证了会给她们热饭和暖和的床铺。
卡尔：	保证？他当然会保证了，但是代价是什么?

燕妮：	他什么都没要。
卡尔：	他当然不要，他已经得到了她们的灵魂…他会逼迫她们念圣母经，让她们站在该死的十字架前…把她们的脑袋装满恐怖的故事，你从来没过过脑子么？
燕妮：	难道冻死在大街上更好？
卡尔：	跟她们的父母住在家里更好。现在你去把她们从那带回来，我去收拾这个混蛋。这人有病，把冯威斯特法伦男爵夫人赶出来？
燕妮：	他没错！你两月没付房租了。
卡尔：	什么？撒谎。你当了你的裘皮大衣给的我钱，我还清楚地记得手里拿着两个月的房租…..
燕妮：	那你拿钱干什么了？
卡尔：	我…把它给房东了…
燕妮：	你没有。
卡尔：	我没有？
燕妮：	这钱从来没到他那，这是事实。
卡尔：	你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到事？
燕妮：	两个月前。我记得你高兴地喝醉了回的家…
卡尔：	我拿钱干什么了…?燕妮，你是什么意思，你很清楚我不是那种买醉的人…等等….等等….你说两个月前？九月…难道不是那天…？对，是那天，那天我们在圣马丁成立了第一国际。那是伟大的一天，全欧洲各个角落的工人代表们都来了…意大利和法国社会党，英国，德国….甚至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 还有一个人叫巴枯宁，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真的，我们一致认为不需要和精英以及上层社会达成什么一致，工人阶级应该自我解放，我们特别高兴…所有人…
燕妮：	那钱呢？
卡尔：	啊，对了…钱…我请大家喝酒了。
燕妮：	请所有人？
卡尔：	（不知所措）所有在场的人…
燕妮：	用所有的钱？
卡尔：	燕妮你想一下— 我邀请大家来这儿，然后他们都来了，从欧洲各地坐火车，走路，有的人没有地方睡觉…这是我至少应该做的….
燕妮：	你把两个月的房租都喝了？！

第三场：玛莎和西格蒙德，1896 维也纳

玛莎和西格蒙德在他们的床上—玛莎穿着睡衣，西格蒙德穿着睡袍。从黑暗中我们能听见，先是西格喃喃不清的话，只有玛莎说出她想法的话引起共鸣...

玛莎：	…孩子们的衣服都已经打包好了，西格的西装也是，千万别弄皱了，雕像带不了了….别，划坏了，西格该难过了，那个埃及猫给他启发。一个猫头人身像怎么会给任何人启发呢？真让人讨厌…就像那些脏脏的火车站流浪猫一样，噢火车！车票…
随着灯亮起来, 西格蒙德的喃喃声变得清晰起来，我们看见西格蒙德以做爱的姿势骑在玛莎身上，从床外能看见玛莎的脑袋。西格蒙德变得更性感。	
西格蒙德：	玛莎，meine Apfelstrudel.
玛莎：	西格在一等车厢，毫无疑问，第一节车厢…..
西格蒙德：	...meine apfelstrudel mit vanille cream...
玛莎：	...靠窗的位置...
西格蒙德：	...meine apfelstrudel mit whipped vanilla cream...
玛莎：	…脸朝前…?
西格蒙德：	...meine juicy, hot sizzling apfelstrudel...
玛莎：	也许脸朝后…?不，不行，去火车站…明天…第一件事!
西格蒙德：	您是火爆，炽热的apfelstrudel，而我是黑暗的sachertorte
他抬起她的手，这样她能抚摸他的头	
玛莎：	如果只是如果只是如果只是如果只是我们已经…
西格蒙德：	我是你的黑巧克力蛋糕，对不对？Liebe Meine，说吧，说吧…
玛莎：	(抚摸着他的脑袋）是的我的小兔子，你是我的电话。
西格蒙德：	（忽然停下做爱）什么？你的电话？你的电话？！
玛莎：	对不起西格，但是哪怕我们家里只有一部电话我都不需要为了任何一个小改变就跑一趟火车站。
西格蒙德：	电话和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有任何关系么？
玛莎：	（犹豫）对不起meine sachertorte…你真的是我的小兔子和我的黑巧蛋糕和我真的不应该打断你…就像这样…在中间…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实在太奇怪了…（鼓起勇气）事实是这个姿势让我不舒服还有点恶心。也许我们可以，我是说，我更愿意在床的中间履行我的婚姻义务。
西格蒙德：	啊…(尴尬地）我以为….你喜欢。
玛莎：	我喜欢，但是就是不那么舒服。
西格蒙德：	实在抱歉，我亲爱的玛莎，如果我知道就好了。
玛莎：	不是你的错。
西格蒙德：	我保证从今天起，我们都在床中间。我们结婚多久了？

玛莎：	二十年了我的小兔子。
西格蒙德：	然后今天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玛莎：	我想过提一下，但是从来不知道到底怎么说好。
西格蒙德：	二十年？！
玛莎：	通常我无所谓，我只是不记得我订的一等车厢靠窗的座位是脸朝前的还是朝后的，意味着明天我必须在打包的中间离开家跑一趟火车站，如果需要改票的话得改票，如果我们有电话，西格…
西格蒙德：	玛莎你知道我的感觉么…
玛莎：	那将节省我宝贵的时间。
西格蒙德：	（激怒）玛莎，你知道我多讨厌电话。只要那些可恶的东西进入家里的一刻开始，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拿起听筒打电话，问个问题，咨询些事情活着就只是无聊的八卦。你明白它的重要性么，玛莎？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闯入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么….自私的方式，也不自己问问我是不是在工作还是在讨论还是写作。那个机器绑架了我的隐私害威胁接管我整个的生活方式…
玛莎：	如果我们有部电话也只是我会接电话，你操什么心呢?
西格蒙德：	他们会让你给我捎信儿，我们会片刻不得安宁。
玛莎：	但是...
西格蒙德：	那个让人恶心的机器不能进我们家!
玛莎：	行了行了，小兔子，愤怒影响了你的睡眠，过来…（试图吸引他回到做爱的过程。他转过身去）怎么了西格，你觉得不爽么?
西格蒙德：	姿势，姿势…不舒服…为什么你不说点什么?
西格蒙德站起来安静地在屋子里溜达，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一个雕塑，玛莎在床上，读着《魂断威尼斯》，开始犯困，开始她的性幻想。	

第四场：克桑蒂贝和苏格拉底，雅典 公元前399年

60岁的苏格拉底睡在他的牢房，等着他那杯毒芹，作为他破坏雅典青年的思想和虔诚的惩罚。他睡在长凳上，克桑蒂贝走进来，以为非常年轻的妇人，穿着普通的衣服。她靠近他，绕着他走动，很犹豫要不要摸摸苏格拉底的脸庞。她决定不摸了，给他盖上毯子。苏格拉底惊醒。	
克桑蒂贝:	你吓我一跳。
苏格拉底:	你唤醒我了。
克桑蒂贝:	请原谅我…只是…对不起。
苏格拉底:	没关系。我会有永久的睡眠。你怎么进来的?
克桑蒂贝:	他们告诉我你今天晚上会和毒药，所以我用尽全力砸门，但是他们不开门。然后我开始爬门，他们试图把我拉下来，我使劲儿抓着栏杆，所以他们把我摇下来，然后我大喊大叫，他们让我保持安静，但是我喊回去说我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然后他们就让我进来了。
苏格拉底:	可惜你没带孩子们来？我真想跟他们道别。
克桑蒂贝:	我不是来道别的。
苏格拉底:	那你来所为何事?
克桑蒂贝:	来求你别喝毒药。
苏格拉底:	判决已绝。
克桑蒂贝:	你还活着，你还能改变结果。想想我们。
苏格拉底:	有什么好想的？投票已经结束。
克桑蒂贝:	那他们可以再投一次。你是苏格拉底。只要你坚持他们会放弃的。两百二十票支持你。只差三十票就可以改变判决。
苏格拉底:	那这三十位法官为何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呢?
克桑蒂贝:	他们会的。
苏格拉底:	怎么改？我问你，怎么改?
克桑蒂贝:	你的朋友们有钱。
苏格拉底:	那又如何？法官们不会改主意的。
克桑蒂贝:	他们会投票支持你的。
苏格拉底:	他们会支持钱的，但是他们不会改主意。
克桑蒂贝:	他们改不改主意有什么重要的，你会被免罪，你会活着。
苏格拉底:	这不道德，这是腐败。只有女人会这么想。
克桑蒂贝:	没错！我是女人！你的女人！

第五场：燕妮和卡尔：

燕妮：	我当了我的外套，而你喝光了所有的钱。
卡尔：	对不起…当时我没想…被胜利的感觉冲昏了头脑。感觉所有的事情终如所愿，从此一切顺利…结果现在…
燕妮：	现在我们必须去教堂…
卡尔：	毫无疑问…冯威斯特伐利亚男爵夫人不需要教堂的施舍。在这儿等着我，我去。都会好的。
燕妮：	去哪?
卡尔：	我去申请工人财政的贷款….
燕妮：	不…我们几个月前为了弗兰西斯卡的葬礼跟他们借了钱。我们发誓还完最后一分钱，可是我们还没还完—
卡尔：	我们别无选择。
燕妮：	我们有！我们当了我父亲的圣杯和碟子。
卡尔：	不，请不要，别当你父亲的圣杯和碟子。我们自己保证绝不当了它们，如果你把它们拿走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因为我和工人们欣喜若狂的时刻…我会从工人财政借钱…
卡尔把她拉走，但是燕妮着急地找这些东西	
卡尔：	不需要…燕妮….我们会有办法的….
燕妮：	我们千万不要去求慈善机构，我们去当了圣杯，还房东钱，把闺女们从教堂带回来，你说的对，圣杯不应该待在典当行，过几天我们就把它们赎回来…（当她在行李箱里翻找的时候找到了圣杯的盒子。是空的。）卡尔…?（停顿）卡尔…你这个骗子！站在那，求我不要当了圣杯，而你已经当了它！你不觉得丢脸么?
燕妮哭了。	

第六场：玛莎和西格蒙德

玛莎：	(作为一个小女孩/或者她自言自语）种马快速飞奔….你是个坏女孩玛莎…你需要被惩罚…(忽然停下来）西格，那噪音让人无法忍受，你又趿拉着你的脚。麻烦你试着安静地走，我很难集中精力….
西格蒙德：	我以为你睡觉了，你在干什么?
玛莎：	我…呃…呃…我在读书！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
西格蒙德：	又是那本书？玛莎meine lieb（亲爱的），为什么浪费宝贵的时间?
玛莎：	我的小兔子，因为作者直观地知道一切。
西格蒙德：	你怎么能这么武断地说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话呢。
玛莎：	因为是事实。
西格蒙德：	托马斯曼没有义务证明他自己。所以他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会导致灾难的。
玛莎：	灾难，西格？你不觉得有点过分了么?

西格蒙德：	灾难。是的。就是灾难…当我以科学的态度指出我们隐藏的内在运转和身体表现的关系时，整个医学团体都举双手谴责我。但是你亲爱的托马斯曼突兀地把霍乱和爱情绑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赞扬他给他鼓掌，这本书给人带来的危险的想法和疯狂的幻想从来没人想过。当你令人尊敬的作家喝着酒编下一个故事的时候，谁来管这些人？
玛莎：	毫无疑问他没你那么酸西格…无论如何尽量别趿拉你的脚？
西格蒙德：	（心不在焉）好，我试试。
西格蒙德坐在书桌前绝望地翻阅他的论文。他对他的发现不满意。抚摸着他的雕像。点燃烟斗，玛莎回到她的幻想中。	
玛莎：	都是你的错玛莎….好姑娘必须穿衬裙…你一直是坏女孩玛莎…非常非常坏的女孩，应该收到惩罚…
房间充满烟雾，西格蒙德咳嗽，玛莎也咳嗽。	
玛莎：	我们说了不再卧室吸烟，你感冒刚好。西格有什么烦心事么，你看起来非常不好。你干嘛不吃药？伯莎发誓这药大大改善了她的情绪。
西格蒙德：	伯莎？
玛莎：	伯莎·帕彭海姆
西格蒙德：	是谁？
玛莎：	别装了西格。伯莎·帕彭海姆，在你一篇著名的论文里你一直管她叫安娜欧的女人。
西格蒙德：	你怎么知道伯莎·帕彭海姆是我的患者？我跟你说了？
玛莎：	她是我的朋友西格。
西格蒙德：	她告诉你她就是安娜欧？
玛莎：	她什么都告诉我。
西格蒙德：	她不会的，这很不专业。
玛莎：	但是是伯傻告诉我的。她发誓因为这次治疗，她的麻痹症也有所减轻….
西格蒙德：	没人会知道我的诊疗过程，我必须严格遵守医疗道德规范…没人知道我谈话疗法的重要性，如果有人知道，那肯定有人泄漏。
玛莎：	西格，是我，你不相信我？吸一两口药，安静下来。
西格蒙德吸了可卡因。	
西格蒙德：	难道你不知道伯莎帕彭海姆知道了….(稍停）也就意味着全维也纳都将会知道。

第七场：克桑蒂贝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我从来没从任何人那里获取钱财作为我传授知识的回报，现在你让我从我朋友那里拿钱来阻挠正义？
克桑蒂贝：	对，让她们为你的教授付一次款。
苏格拉底：	在雅典人们将如何评说？苏格拉底购买正义？
克桑蒂贝：	他们会说膨胀傲慢的人还是膨胀傲慢的人。

苏格拉底：	什么是膨胀傲慢的人？
克桑蒂贝：	一个傲慢的人认为别人都不如他。膨胀傲慢的人不惜一切代价证明这一点。就像您在法庭上一样。称自己为“上帝给雅典的礼物”。哈！礼物！您诅咒检察官而不是尊重法官和陪审团，所有的政客艺术家和诗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您羞辱他们而不直视着告诉他们德尔菲先知说的没人比您更智慧。
苏格拉底：	但是这是事实。
克桑蒂贝：	他还说这是事实。你比在世的诗人政客和艺术家都聪明。
苏格拉底：	不太准切。他们以为无所不知；我很清楚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无知—所以我智慧。
克桑蒂贝：	你还没看到自己的膨胀和傲慢么？
苏格拉底：	我肯定知道我肯定不知道…你肯定知道你将会死去么？上上下下地挖掘，把错的改成对的，就为了羞辱别人。
克桑蒂贝：	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你如此智慧而为你鼓掌么？
苏格拉底：	不，我觉得他们会选择正义。
克桑蒂贝：	看你有多傻？他们不感兴趣正义与否，仅是荣誉。你一无所知，他们对此事别无选择，他们是男人，在您羞辱了他们之后，他们无奈地试图重拾一点自尊。他们可能想给您点难堪，但是从来没想您死。所以他们给了您一个求怜悯的机会—您的孩子们会成为孤儿，还有我，会变成寡妇。而您却声明尽管您有孩子，您却不会以他们的名义乞求怜悯。您有权得到赦免，干嘛不用呢？
苏格拉底：	你想我怎么样？我穿梭在证人席的朋友中间，告诉他们我做过的善举，可能还流着鳄鱼的眼泪分享着精彩的故事“我可怜的妻子和漂亮聪明的孩子们将会成为孤儿，无依无靠，在城里的街道衣褛褴衫地瞎跑”。
克桑蒂贝：	对，这就是我要的！也是任何一个胸膛跳动的人想要的！嗷嗷待哺的孩子是凄惨的景象。您真的只在乎您自己。
苏格拉底：	不，我只在乎真相。
克桑蒂贝：	一个膨胀、傲慢的人想英勇就义。

第八场：燕妮和卡尔

燕妮：	你是个骗子…一无是处的纯骗子！你还骗了我什么？
卡尔：	我…燕妮，请原谅我。我想要拿回来…共产党人在科隆受审…你本不应该知道…我逃跑了…你记得么？你不应该…但是你应该记得他们受审…我脱离了险境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那，所以我写了篇文章需要印刷，同时恩格斯的资金耗光了…然后…所以…圣杯…可以当到可观的一笔钱…以为你永远不会发现…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燕妮：	(把她全部的愤怒和沮丧都释放地打卡尔）我就要求你这一件事，只这一件事而且你还保证了，我父亲从儿时就珍藏的圣杯，他的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甚至更远。所有三人的洗礼日期都刻在上面…你清楚地知道我愿意卖了银杯和盘子，全套陶瓷餐具和我母亲的烛台，但是圣杯…你怎么能这么快地忘了我，卡尔？
爆发大哭并且走开，把所有东西都留给卡尔。	

第九场：玛莎和西格蒙德

陷入困境的西格蒙德扔了他的纸张，他的雪茄随纸散落。他生气了。有事情发生。玛莎一惊。她的幻想消失了但是很快她重新专注回去。出去拿了苕帚和簸箕收拾烂摊子。	
玛莎：	别动，西格，你会越弄越乱。
玛莎继续收拾和整理。西格蒙德站着不动。	
西格蒙德：	玛莎，你不觉得我应该去杂货店买东西么，你有点儿累了，佣人崴了脚，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弗洛伊德博士的印象?
玛莎：	哪些人?
西格蒙德：	小卖部....邻居...每个人?
玛莎：	无聊。当有人自称弗洛伊德博士先生的时候，他不需要过分担心小卖部或者邻居或者任何人对他的看法....
西格蒙德：	(困惑地）对，对，可能你说的对。（再次安静下来吸了一口可卡因。玛莎仔细地看着他。）
玛莎：	还有别的事情困扰你。这几天你没吃好也没怎么睡觉，尽管做梦对你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事。（她把他移到床上还给他带了个帽子）现在一切都好也都整齐了，跟我说说所有的事情。
他坐起啦想着从哪开始。	

第十场：燕妮和卡尔

回到哭着的燕妮。	
卡尔：	燕妮求求你...我不能看你这么哭...我们会拿回圣杯...和那些盘子...
燕妮：	我们什么也赎不回来，没因为我们再也不能一下有两枚便士...
哭得更厉害了。哭了很长时间。直到卡尔受不了了。	
卡尔：	够了！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你一点儿尊严也不要了么？我们的人在科隆命悬一线，我把圣杯当了换钱发表文章呼唤人们出来上街游行，但是你不因为加入这个斗争而高兴，反而像个猥琐的女仆因为微不足道的圣杯和死猫的牛奶盘子哭泣？！你怎么了燕妮...你在成为枯燥的资产阶级太太的路上丢失了你的高贵么？
“枯燥、资产阶级|触动了燕妮的狮子战斗模式	
燕妮：	枯燥、资产阶级，卡尔？我？当我违背父亲跟你结婚的时候，我是资产阶级？离开花哨、上层社会、如画的湖边豪宅带着孩子跟你搬进死气沉沉的一居室，对面是屠宰场臭气熏天的后院？把我所有的珠宝和银器都卖了，包括我母亲的烛台，都是为了支持你印刷文章和手稿，跟你到处跑工厂，坐在蜡烛旁边手抄你的手稿，第二天在挨家挨户的散发...你管谁叫“枯燥，资产阶级？卡尔？
（她扇了他一个耳光）	
卡尔：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燕妮：	噢，你就是那意思。你说我的情绪就像猥琐的女佣....

卡尔：	我说发牢骚….
燕妮：	我听得和清楚你说了什么，我不是资产阶级。我确实是男爵夫人，生在贵族家庭，然而是你坚持要我保留头衔的。你是那个吹牛的人：“我夫人是冯威斯特法伦男爵夫人”。是你引以为荣，像每个来我们这个贫寒家庭的访客展示那些愚蠢的贵族勋章。我讨厌那些徽章，而且你清楚在男爵夫人燕妮和燕妮马克思之间毫无关系，你杀了她就像你杀了每个接近你的人，以你革命的名义！
卡尔：	我的革命？忽然间是我自己的革命我成了杀人犯？你说“杀人犯”什么意思？都是因为倒霉的圣杯？
燕妮：	对，没错！你是个杀人犯！我是你革命的牺牲品。你把一个上层社会，贵族家庭的女儿变成了大街上的乞丐。这是你很我那个小圣杯的原因，它让你气愤。它让你如此气愤，哪怕你已经跟我保证了你不会当了它，你还是当了。为什么？因为你试图销毁一切从我过往带来的痕迹…卡尔我也愿意，不只是为了你，而是为了革命，它坚硬地流过我的血管就像你的一样真实。
卡尔：	燕妮，你不需要告诉我…如果我不拦着你，你会跟其他女孩一样去工厂工作。
燕妮：	一点艰难的工作不会杀死任何人。
卡尔：	但是你很聪明…不应该在工厂浪费你的天分….你是个哲学家！
燕妮：	我是下水道老鼠哲学家。
卡尔：	不是真的。是你教会我和恩格斯少吃一顿饭给生病的孩子买药有多丢人。是你说的耻辱感是革命史这个齿轮的机油。
燕妮：	你热情滴赞扬了我。
卡尔：	这是我的重点，燕妮！你的想法是驱动革命前进的火花。
燕妮：	火花没了—你把它熄灭了！你整晚工作有了自己的想法，大早上就跑到图书馆去书写历史。但是卡尔，我应该写什么？一个债务清单：欠房东二十二英镑，欠面包店十先令，欠送奶工务先令，跟我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卖茶叶的商贩看都不看我一眼，屠夫把给猫留的骨头给了我，我的脑子几乎不能停止计算和思考：也许我们该少吃几顿饭给劳拉请个大夫看看她的疹子？但是哪怕大夫来了—我们哪有钱买他开的药呢？另外全家饿一顿两顿就为了给一个孩子看病买药道德么？我们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卡尔，如果劳拉再有什么不测，我发誓我跟她一起死—（卡尔紧紧地抱住她不让她再说了）
卡尔：	我爱你…我如此爱你….
燕妮：	我半夜醒来听见女孩们咳嗽，忽然感觉万分罪恶….
卡尔：	不怪你…怪我。我被自己虚假的喜悦冲昏头脑，为此牺牲了你和闺女们…你是对的燕妮，我是个杀人犯…
燕妮：	我累了卡尔…太累了…我很冷…我恨你，这让我感到害怕….

第十一场：玛莎和西格蒙德

玛莎整理了房间和乱七八糟的纸张。	
西格蒙德：	关键是我相信自己正在真正的突破口…
玛莎：	毫无疑问！你会被载入史册，小兔子，就像荷马，康德，苏格拉底…

西格蒙德：	但是我卡住了，玛莎…
玛莎：	怎么会？每篇论文斗得到一致好评…而且你称之为“语言疗法“的治疗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当我想到这个治疗方式的时候，觉得它也很经济。
西格蒙德：	什么？
玛莎：	是啊…它替代了药物，电击治疗或药浴的挥霍。而且有效。我是说证明很明显－只要看看你的日志－我所有朋友都想试试，尽管跟它们没什么关系，你简直就是天…
西格蒙德：	卡住了！卡住了！我卡住了！你能救安静地坐那听我说而不是站在拖鞋里待着？！
玛莎坐下来，抚摸他的脑袋	
西格蒙德：	丽莎罗森斯坦, 25岁的年轻女性。五年前结婚，表面看起来完全健康。心脏和血压都正常。排便正常。过去两年以来她受到严重的头疼的困扰，每月令人惊讶地准时出现，伴有两个明显症状：要么被令人眩晕的诅咒包围，使她下肢失去知觉只能待在床上不能动；要么她忽然发脾气，对帮忙的人大喊大叫，包括她丈夫，直到开除了花匠就不生气了。
玛莎：	花匠怎么了？
西格蒙德：	因为像她说的她相信看见了花匠的头接在山羊的身体上，在她的屋子里游荡，这个山羊似的花匠不断威胁要攻击她。
玛莎：	说不定花匠真的攻击了她？
西格蒙德：	玛莎，他没有，我知道事实真的没有。首先，她丈夫禁止花匠进屋，而且在花匠工作的时候在正门还有保安看着，。其次，我们说的不是某一个花匠，而且每个在罗森斯坦家工作过的花匠。每个花匠工作了三个月这位女士就开始头疼，她丈夫就开除了他们。你不是说世界上每个花匠都要攻击丽莎罗森斯坦夫人吧，是么？
玛莎：	如果花匠让他夫人这么难过，为什么罗森斯坦先生还一直请花匠呢？
西格蒙德：	因为罗森斯坦先生爱他太太，他太太喜欢玫瑰。这是为什么他要给他夫人建个被玫瑰环绕的梦幻之家，这些珍稀玫瑰从欧洲大陆各个角落运到他家。
玛莎：	玫瑰非常娇贵，需要不断的养护，这样的话我猜他们一直需要花匠。（停了一下）你说这些攻击从他们搬到这个梦幻之家之后开始的？
西格蒙德：	大约搬家后半年，而且愈演愈烈。五个月前，在某次攻击的过程中，他们找到我去看他，从此我每天定时拜访她，却找不到问题的根源。我简直彻夜难眠…我太失败了。玛莎你在干嘛？
玛莎走到可卡因盒子前想吸一些，但是没做好洒了一些。西格有点儿生气…试了几次之后她成功了。	
玛莎：	我想尝试一些你的镇静药…
西格蒙德：	怎么都行我的苹果派，但是当心点儿。
他给她示范怎么吸。开始的几次她打喷嚏。	
西格蒙德：	小心！
她开始会了。可卡因开始起作用。	
玛莎：	有几个花匠攻击了丽莎罗森斯坦？
西格蒙德：	到今天五个了。
玛莎：	那些可怜的玫瑰花骨朵对这种反复有什么反应？

西格蒙德：	整个花园都凋谢了。也是为什么昨天罗森斯坦先生抱怨如果他夫人的病情还不能得到好转的话，他只能铲掉所有的玫瑰花丛，种上好养的植物....但是玛莎，这些玫瑰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迷失了：我已经建议使用鞋熏香和镇静作用的浴盐，我甚至建议电击治疗，尽管我严禁使用外部理疗，坚信语言疗法会生效。我相信这与她和她丈夫的关系相关。每次我都试图把话题引向这个方向她都咯咯笑着还发誓没有那个女人比她的婚姻更幸福，年龄差距使她更爱她丈夫。每当我试图更详细地了解她和丈夫的亲密关系时，她的头疼就开始发作...有一次她相信花匠就站在门后，坚持我去查看一下门锁好了没有，而且呼吸急促...
玛莎：	这么歇斯底里...
西格蒙德：	当然了亲爱的玛莎，那儿没什么新鲜的。从我第一次出诊就已经诊断出来了。歇斯底里症。符合全部症状—肌肉痉挛，暂时性的麻痹，感觉异常，顽固，偏头痛，抑郁，不能控制和无法解释的愤怒情绪。除此之外，当我在她麻痹状态的时候捏她的腿部（他捏了玛莎腿部相应位置），当我捏她说的感觉异常的部位的时候，没有期待中的痛苦或偶尔的喊叫...她出现的面部表情愉悦多余痛苦...她看上去像掩盖着走小快乐的影子，可以这么说...然后又开始头疼，开始半瘫痪状态...让我想起伊丽莎白女士的案例，当我触摸麻痹区域的时候出现同样神秘的微笑，同样的症状，甚至小的模式。一次是蛇，这次是山羊似的花匠。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可能和她们对性的态度有关，我几乎可以感觉到相关之处。我知道它在这儿，但他一直躲着我，我不能入睡，不能做梦。我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
玛莎：	玛莎是个歇斯底里的骗子。
西格蒙德：	骗子？她肯定是歇斯底里，但是骗子？这个女人在受折磨！她丈夫支付我可观的诊疗费用，而我却一点也帮不上忙，没什么疗效，我感到内疚。
玛莎开始大笑。	
西格蒙德：	你觉得好笑么？
玛莎：	是的...我是说，不...我的意思是，是...
西格蒙德：	你觉得我的内疚很好笑？还是药效开始在你身体发挥作用了？
玛莎：	我不是因为你的内疚好笑，西格...我只是...你得明白整个花匠的故事从来没发生过...
西格蒙德：	什么？

第十二场：燕妮和卡尔

卡尔脱去外衣，在她旁边的箱子坐下来，把手放在她的膝上。他们这样坐了一会儿。卡尔开始在燕妮的腿上安静地啜泣。	
燕妮：	卡尔？（安静）你哭了？（安静）
卡尔：	你恨我？
燕妮：	不是真的。
卡尔：	你说的燕妮，你是对的...我是个杀人犯...
燕妮：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个“枯燥的，资本主义”，因为了破圣杯大惊小怪...像你这样真正的天才不必因为给屠夫的付款而算计和费心...你在发抖...你冷么？
卡尔：	（好想从冻僵的状态醒过来）就这样吧燕妮，过去了...
燕妮：	(困惑地）过去了？

卡尔：	都过去了！我刚决定了！我就这样了，男爵夫人。我回大学去。
燕妮：	无稽之谈。你在那教什么？
卡尔：	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燕妮：	但是i讨厌那一切。你什么时候写你的文章？
卡尔：	燕妮就这样了。斗争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尽力而为了，但是还没发生变革。人们感到害怕，警察起诉和压迫他们，大家还要养家…我也是，我也要养家。以前我自私，只考虑自己，让你受到伤害。什么男人在孩子有病的时候没钱请医生。
燕妮：	一个革命家…
卡尔：	我开始警惕并厌恶这场革命，燕妮…与其写些没人读的文章，还不如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养家。如果大学不要我，我们就都去美国，我会偷偷登船…
燕妮：	(笑起来）是的，此时此刻我就能想象你偷偷登船的样子…
卡尔：	我们会有温暖的家，肉，奶酪，鸡蛋，卡尔马克思的女儿们不用再穿破衣服…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照顾你，把历史留给别人。
燕妮：	你不能全都留下。
卡尔：	我当然可以。全都留下。再也不需要市委，开会，发动一些永远没有结局的事情…就这样！（拿起一篇文章撕碎）
燕妮：	（从他手里夺过文章，试图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够了！卡尔。你不能！我们没有特权屈从于自己的弱点，或者在绝境中放弃…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为革命牺牲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我会被诅咒的….

第十三场：克桑蒂贝和苏格拉底

克桑蒂贝：	一个膨胀、傲慢的人。就是你。膨胀的人！
苏格拉底：	你的蔑视和贬低会有什么好处－他们不会改变我。判决就是判决。
克桑蒂贝：	克力同和斐多提出把你潜送出去。他们知道如何贿赂狱警。
苏格拉底：	谁说的我愿意逃跑？
克桑蒂贝：	你必须，为了我们。
苏格拉底：	逃跑的人自认有罪，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破坏一个青年的思想，也没谴责过国家的众神，我也不是叛徒！我没有向腐败和无力的法官乞求怜悯。当法院给予怜悯时表明了他缺乏正义。
克桑蒂贝：	正义。一个愚蠢的词，只被自以为聪明的人使用。没有正义。只有活人或者死人。
苏格拉底：	我一点也不害怕死亡。我宁愿离开这个腐败的地方和摆脱那些管他们自己叫做法官的没脑子的人。，谁知道来世我会遇见真正的英雄例如阿伽门农，他带领着军队去了特洛伊，或者遇见奥德修斯，也许是普罗米修斯，他们敢于抗拒众神…都是真正的智者，绝不会因为钱或者生活背叛自己。

克桑蒂贝：	是的他们背叛了！我在剧院里看到了！阿伽门农在去战斗前把女儿献给了众神，奥德修斯为了永恒，留下妻子独自一人，就像你背叛了和儿子们，留下我们自生自灭。不向你的孩子们教授你发明的“正义法则”，你更远你让过去的阴影陪伴他们，还迫使你的家庭陷入赤贫。
苏格拉底：	（失去耐心）你不明白吗？我别无选择！
克桑蒂贝：	你当然有。你有自由选择惩罚，你的选择是毒药。你可以选择被流放。
苏格拉底：	我被流放的时候能干什么？
克桑蒂贝：	跟我们在一起。住在海边，清晨在沙滩散步，和朗普洛克莱（大儿子）钓鱼，他是很好的渔夫。看夕阳西下，发呆几个小时，教索弗罗尼可斯（二儿子）阅读，跟门内克西纳斯（三儿子）一起大笑，他多么聪明智慧。就在昨天他问我你喝了毒药以后，是否能喝杯还魂水中和一下…在那，离开你的学生们，你会很安静，不打扰任何人，就我们一家人。
苏格拉底：	我不是个大海蓝天星星月亮那种男人，克桑蒂贝。我是这城里说话尖刻的人。穿过市场和人们聊天，让他们思考并询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得过“。离开哲学我也没有生活。
克桑蒂贝：	是的，哲学…我清楚地知道你和阿尔西比亚德斯关起门来的哲学。
苏格拉底：	你说“关起门来的哲学”什么意思？
克桑蒂贝：	是的。干。从后面和前面，然后再从后面。我自己都看见了…从第一个晚上就看见了你们的哲学。
苏格拉底：	（生气地）从生活裂缝中偷窥的受惊的小老鼠？
克桑蒂贝：	我没有偷窥。我在门后偷听，我也想学习，但是我所学到的是你全部的智慧都是为了掩饰你通奸的本质。
苏格拉底：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与智慧和思想的情人的关系？你每天对章鱼挑挑拣拣？你可以说我傲慢、膨胀和自我中心，你可以因为我没把孩子放在首位而看不起我，但是对我和朋友的交谈恶言相向？！你这一辈子有一个值得拥有的想法么？
克桑蒂贝：	我做梦都希望你教我如何思考，像我解开自然的奥秘。给我看阿芙罗狄蒂如何从花蕊向我没私语。我希望成为诗人而不是一个臭章鱼商人。我父亲从来不希望这样，他不让我嫁给你。“你还是个孩子，很多人想娶你”，他这么说，他肯定听到了关于你的耀眼，但是我太蠢了，我想要一个哲学家，以为我去市场的时候人们会给我让开一条路，然而他们却嫌鱼腥捂着鼻子，他们取笑我，在我背后起哄。你觉得因为你知道几个漂亮词儿就很特殊？我看到了，你对肉体的欲望和大家都一样。我看见你给年轻的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眼神，闪烁着爱的泪光…抚摸着他…乞求他的抚摸和甜美的嘴唇…我也年轻漂亮过，曾经早上沐浴后向赫拉祈祷给我幸福快乐和一个家。我在床上渴望你，你就像牛一样从后面像我袭来。在那之后？没有。没有。没有。
苏格拉底：	让你自己安静下来。没什么比嫉妒更糟糕的了。
克桑蒂贝：	你对年轻的肉体嫉妒什么呢，觉得也许会挽救你的年迈？你毁了我们的生活。
苏格拉底：	毁了？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毁了么？
克桑蒂贝：	毁了就把好的东西变成不好的东西。
苏格拉底：	但是，如你所说，一切都在第一个夜晚就已经是坏的了，我还能毁了什么？

克桑蒂贝：	你为什么娶我？什么原因？我可以给你钓章鱼？我可以给你生出对你完全陌生的孩子？给你的朋友陪笑跟他们撒谎？你把我变成卑鄙的老巫婆。我所到之处他们都说离克桑蒂贝远点儿，她会咬掉你的头，可怜的男人，他的老婆像克桑蒂贝一样卑鄙，这些侮辱我得照单全收还不能让大家知道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如何虐待他的老婆。
苏格拉底：	在我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必须要面对痛苦的妻子的自怜自艾么？够了，妇人！你不知羞耻么？
克桑蒂贝：	我不知羞耻？你没心没肺么？

第十四场：玛莎和西格蒙德

西格蒙德：	花匠的故事明显从未发生过，我自己也这么说，但是为了证明这个可怜的女人说谎？
玛莎：	你说这种歇斯底里的袭击每个月一次？
西格蒙德：	就像钟表一样准…
玛莎：	持续五天左右…？
西格蒙德：	事实上，我没提过这个…但是，是的…
玛莎：	这些天紧接着女人的生理周期？
西格蒙德：	可能是…我是谁…她丈夫确实这么提过，说在同一段时间她拒绝靠近他…在那之前会是她每月的流血所以他们避免做爱…但是亲爱的你的诊断是？
玛莎：	你说花匠从未攻击过她，我估计在她内心深处她希望花匠会攻击她。
西格蒙德：	你什么意思，“希望”？
玛莎：	就像在...幻想中。
西格蒙德：	那她到底为什么会希望被花匠暴力骚扰呢？
玛莎：	因为….女人有幻想…我也是…
西格蒙德：	你？
玛莎：	西格，你介意把灯关了么？（他调暗灯光）现在仔细听我给你讲，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起这个话题….
西格蒙德：	我听着呢。
玛莎：	你保证再也不会让我再说这些话。
西格蒙德：	我保证。
玛莎：	你也保证你不会追问细节，不会怀疑我的陈述也不要问我你怎么去看你的病人。
西格蒙德：	但是玛莎，我亲爱的，我没有原因追问你，你又没病，实际上你病了。我从见过最健康的女人…井井有条，效率高并且对生活有经济热情，也从来不忘了自己的职责。你是我的苹果派…

玛莎：	听我说，西格！这不是我那么容易分享的东西，我必须…好吧…从我四岁…还是五岁开始的？第一次雨后么，我和米娜和妈妈去树林里摘花。树林里从满了秋天的味道，蘑菇又大又饱满，我想摘它们…所以米娜和妈妈摘花我去找最好的蘑菇，然后看见它们：一匹马和母马。一个在另一个上面，那匹马站起来又从母马出来…我看见…第一次看见…令人着迷，也令人恐惧…然后我全忘了直到…
西格蒙德：	你抑制了它玛莎。
玛莎：	抑制？
西格蒙德：	你把它抑制到记忆里的暗区去了。
玛莎：	请别打断我，西格…我压抑着画面知道我第一次女性生理周期，当时感觉这里（指向乳房）挺起来而且还有…（指向生殖器）记忆回来了。
西格蒙德：	像处女一样，面对性行为的时候恐惧和焦虑会占据她们。
玛莎：	西格，但是我从来没觉得恐惧或者焦虑。
西格蒙德：	你没有？
玛莎：	正相反。每次我想起那匹马的时候，都感觉一种温暖穿过我。我还发现过一阵子，每次我想起那匹马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放在下面…有点儿抖…温暖包围着我，向全身扩散直到到达兴奋的巅峰…之后陷入甜美的睡眠…
西格蒙德：	你是说你…
玛莎：	西格！你保证过！！！
西格蒙德：	嘘！我在听着呢，我在听着呢。
玛莎：	随着时间流逝，图案发生变化，我发现自己///我发现自己骑着马…我干了件坏事，现在我被带到寄宿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因为我是个坏女孩，我没穿任何内衣。我知道自己是个坏女孩应该收到惩罚，因为我是个非常非常淘气的小姑娘。这匹马在大街上疾驰，上面坐着个没有内衣的小姑娘。它停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建筑物前，我下了马，打开门走进很长的走廊，知道我是个坏女孩应该受到惩罚。一个堕落的女孩。有人把我推进了校长办公室，他坐在桌前，喝着酒…叫我走到他面前站在它身边。我走过去他让我喝酒，命令我喝。我喝了。有点苦，我擦嘴唇的时候，他忽然让我坐在他膝盖上—我祈祷他不会，但是他做了—把手放到我衣服下面说：“怎么回事？年轻的女士没穿…内裤？“然后…他让我直接坐到他的…原谅我，男性生殖器…拍我后面…他的话变成一首歌…年轻的女士…没有内裤，非常淘气，淘气，淘气…年轻女士没有内裤…淘气的女孩没有内裤，淘气，淘气/年轻淘气的女士/年轻淘气，淘气，淘气，淘气，淘气然后在这一刻我感觉…
西格蒙德：	石化？
玛莎：	愉…愉…愉悦…向天堂般的愉悦…
西格蒙德：	愉…愉…愉悦？？！
玛莎：	嗯。从此，只要我想…在我完成女性责任之后，你睡着了，很快入睡做着梦，我觉得自己很难入睡的话，我就…
西格蒙德：	骑上马去校长办公室…
玛莎：	对极了，西格。我什么也不用干，就想象…从未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寄宿学校的校长真的对我做过这个，我从来也没去过寄宿学校，你也知道—我叫它虚假景象。
西格蒙德：	虚假？

玛莎：	我的虚假景象，我的，和丽莎罗森斯坦的，和其他你的女性患者…
西格蒙德：	但是不可能玛莎。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我的患者对我撒谎?
玛莎：	不是撒谎，只是像我一样的想象。
西格蒙德：	（兴奋）所以这样的话，丽莎罗森斯坦不是想象花匠要袭击她，她是想象花匠和她激情做爱，可能还很享受，但是她意识中内在的负罪感觉得她背叛了丈夫。
玛莎：	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人，相反的花匠是个魁梧的年轻人…
西格蒙德：	她会更喜欢谁在床上…
玛莎：	正是这样，西格。丽莎罗森斯坦爱她的丈夫—
西格蒙德：	—但是他的身体对她没有吸引力，因此她转向花匠的虚假景象，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毫无疑问他感觉愧疚和羞耻，因此通过严重的头痛，麻痹股沟周围…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直觉知道，现在我有了证据—我确实的部分（起床到桌前开始写）“虚假景象表现为身体上明显的痛苦“（停下来）等一下：实际上她…对自己投射痛苦，对于花匠，用她觉得肮脏的想象污染了他…
玛莎：	正确，西格。促使驱逐花匠的这一切什么都不是，只是“投射”，如你所说…记住那个词 meine liebe…
西格蒙德：	投射…压抑的双胞胎…
玛莎：	在我继续校对你新书的时候我会给她找个地方…
西格蒙德：	(继续自言自语）所以为了治疗患者我必须首先面对她的这些虚假记忆，让她承认这些的存在并且给她解释是她自己的愧疚感带来的身体上的折磨。她所经历的是满足感的缺乏。只要她和她丈夫不能达到高潮（恍然大悟）她丈夫不能…满足…她…玛莎?
玛莎：	小兔子?
西格蒙德：	你实际上给我带绿帽子！

第十五场：燕妮和马克思

卡尔：	如果你不再爱我我要这革命有什么用?
燕妮：	我没那么说。
卡尔：	你说了你恨我，你是对的，我也恨自己…
燕妮：	真的卡尔。就因为我恨你不意味着我不再爱你了…
卡尔：	真的?
燕妮：	当然不是，傻瓜（亲吻他）过来，冻死了，我们今天和女儿们一起睡觉，在教堂里…我们明天给恩格斯写信，他会想办法的。我们会提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会让他开心。
卡尔：	也许我们应该在纸上撒些你的怒气…
燕妮：	我的怒气?
卡尔：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生气过，这么大脾气，怒气冲天，都归功于饥寒交迫和腐朽的房东的侮辱。我们的火气源于我们的困难，燕妮…这是我们从一个工厂去下一个工厂的目标所在。

燕妮：	非常正确。我们应该停止对他们说正义和平等这种浮夸的词语，我们需要不断提醒他们在寒风中受冻，一分线掰成两半儿花，儿一生从来都没认真工作过的人却坐在壁炉旁边，把剩饭喂猫，嘲笑早上在伦敦这种天气还五点就爬起来上班去的劳动者…
卡尔：	是的，我们需要抢点这些差异，告诉他们资产阶级肤浅和舒适的生活方式…
燕妮：	必须鄙视这些人，让他们为自己而自豪…
卡尔：	我必须以身作则…明天我就去铁路公司候选职员的工作…
燕妮：	什么，现在?
卡尔：	是的，我看到招工广告…
燕妮：	你不适合当业务员—你脾气暴躁，字迹潦草，会把他们的账本记得乱七八糟—我去！我明天早点起来，你叫醒闺女们，在你去博物馆之前让她们吃饭。
卡尔：	完全不行！你不能去铁路公司工作。
燕妮：	到底为什么不行?
卡尔：	因为你是我挚爱的漂亮男爵夫人！（亲吻她）

第十六场：玛莎和西格蒙德

玛莎：	欺骗？我?
西格蒙德：	而且你还很享受…看在上帝的份上，玛莎。
玛莎：	小兔子，别胡说，这些从来都没发生过…
西格蒙德：	这事儿持续了多长时间，你的这个’虚假记忆“…
玛莎：	从我们订婚的时候，我觉得。西格，四年时间很长，所以我用一点幻想抚慰自己。我发誓我没结婚以后就没做过，在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做到了，但是然后就开始一阵阵眩晕。每当我让自己享受它的守候我就看见它们消失了…我特别高兴告诉你了，一直以来我仿佛…
西格蒙德：	你在欺骗?
玛莎：	不是欺骗，但是…这真的无关紧要小兔子…你向我保证了我们不再说这个事…我觉得解脱了。现在没有任何秘密了，上床吧…你的苹果派等你呢…（充满活力和激情，因为坦白和可卡因，她试着把他拉向自己，躺在床中间，但是两个人的身体关系只是无用功）我是你多汁的苹果派加上热香草奶油（她越挑逗，西格蒙德的欲望越少）西格！
西格蒙德：	现在不行玛莎。开始是未知，然后是虚假记忆—信息量太大，我需要消化…

第十七场：克桑蒂贝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你说的对。忽视你和忽视孩子们是我的错，但是我真的别无选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只牛蝇。你见过牛蝇么？它落在牛的皮肤上，叮咬和飞绕，一刻也不停歇，一刻也不清净。我也是。我一遍遍地问了又问，推翻每个主张并且在主张人面前放一面镜子让他更好地评估现实。我鼓励他们看什么是好的和对的，不需要害怕他们恶毒的主人为了一小块多出来的土地威胁市场上的商人，他们送人上战场为了自己误认的荣誉而战死，和那些利用父母没钱送去上学而不会思考的人。
克桑蒂贝：	那你怎么不从政呢？你怎么不问政治呢？你可能会改变一切。

苏格拉底：	我不能。我来告诉你个小秘密。从我童年开始，耳边总是有个声音窃窃私语，指导我干什么和不干什么。每次他们希望头成为政客，或者从军或任何这种有荣耀的角色，这个声音就会指责我，让我远离权利，它说：“苏格拉底，你想成为一个领袖，一个审判者和一个主人么？你不是一个有主权和特权的人—你不能成为一个主人，你不是为了这些来到世界。去吧苏格拉底，去和人民在一起…”
克桑蒂贝：	（像孩子一样着迷）那是你的守护神么？
苏格拉底：	（逗乐了）你是不是也在门后听到过？
克桑蒂贝：	只要有机会，我都听…
苏格拉底：	对，那是我的守护神，它每天带我到市场上唤醒人们心中智慧的力量…免费的。不要对完成自己使命的人生气。
克桑蒂贝：	那么我呢？我想要学…你怎么不唤醒我内在的智慧的力量呢？
苏格拉底：	你是个女人。
克桑蒂贝：	那怎么了？我没有权利思考和得到知识？肉体决定灵魂的命运吗？
苏格拉底：	你想学？
克桑蒂贝：	是的...
苏格拉底：	你想学什么呢？
克桑蒂贝：	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人？
苏格拉底：	什么是爱，克桑蒂贝？
克桑蒂贝：	爱就是当听到门后你和克力同笑的时候我哭了…
苏格拉底：	那么你为什么会哭呢？
克桑蒂贝：	嫉妒。
苏格拉底：	什么是嫉妒？
克桑蒂贝：	当你希望一个人真心实意对你的时候，他没有，然后你就生气了。
苏格拉底：	那么在这个时候爱是气愤？
克桑蒂贝：	不…爱是美丽和美好的…像蝴蝶一样温柔…
苏格拉底：	那么如果嫉妒是生气而爱不是….那么爱不是生气，对么？
克桑蒂贝：	对。
苏格拉底：	那么什么是爱…再来一次…
克桑蒂贝：	爱是当我轻抚生长在花园中花朵的叶子时，非常轻柔。爱是跟朗普克罗来一起大笑…爱时当你睡着啦我静静地看着你…
苏格拉底：	说的好克桑蒂贝，你离真理很近。这些就是爱的瞬间，没有被气愤和嫉妒触碰。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克桑蒂贝：	他们….让我感觉美好…
苏格拉底：	在哪？

克桑蒂贝：	（把手放在心上）这儿…
苏格拉底：	心里?
克桑蒂贝：	是的，心里。
苏格拉底：	那么心做什么呢?
克桑蒂贝：	跳动?
苏格拉底：	心脏跳动…这个跳动个我们生命，不是么?
克桑蒂贝：	是的。
苏格拉底：	谁命令它跳动呢….
克桑蒂贝：	（想了一下）它自己…它自己让自己跳。
苏格拉底：	正确。你能问他是跳还是不跳么?
克桑蒂贝：	不…不能。
苏格拉底：	对，你不能。心脏跳动或者不跳都是自行决定的。可能现在你会更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爱上一个人还不是其他人。
克桑蒂贝：	因为跟心跳一样…只听自己的?
苏格拉底：	对…你不能给心脏命令。
克桑蒂贝：	真不好...
苏格拉底：	是啊...太糟了...
静默	
敲门声。克桑蒂贝站在门边	
克桑蒂贝：	不…
苏格拉底：	是的…时间到了…你得走了。喝毒酒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来陪我。
克桑蒂贝：	我想留在这…
苏格拉底：	你不能。女人的哭泣是对神圣时刻的冒犯。
克桑蒂贝：	你要有什么要对我说的么?
苏格拉底：	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去赴死，你一去追求生命。只有上帝知道，那种命运更好。
克桑蒂贝忍不住哭泣，玛莎和燕妮来到她旁边拥抱和陪着她走出牢房。音乐起。	
移动。	

玛莎的扮演：

玛莎弗洛伊德为她丈夫生了六个子女
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
他的著作的第一个读者
对于他和她妹妹的丑闻视而不见
她毕生致力于创建一个完美的平台，让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思考
在有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最新传记中，有一张她的照片。

燕妮的扮演：

燕妮马克思放弃了贵族生活追随她的丈夫，马克思
她为他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三个丧生
在她丈夫的社会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力量
和他一起参观工厂，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和卡尔和恩格斯一起宣誓
比她丈夫稍早离世，殁于结核病，从而淡出历史舞台。

克桑蒂贝的扮演：

苏格拉底去世后没人再关系克桑蒂贝
她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女人，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
她的名字和卑微同名，仅有雅典的一条小街道提示着我们她曾经存在过…

剧终

Yosepha Even Shoshan和Dalia Shimko保留全部版权